

一、鋼鐵世家，家道中落

1945年對世界而言，是一個現代世界誕生在滿目瘡痍，歐亞一片廢墟之中的關鍵年代。

1945年高燦興誕生於二戰末期美軍大轟炸後的臺北城，家中經營鋼鐵企業，從小在鋼索堆中嬉戲。好景不常，五歲母親病逝，小學時父親生意失敗，家道中落。及長，進入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普通師範科就讀，畢業後成為一位美術老師；他讓學生充分自由彩繪、發揮想像力，深受學生愛戴。

[右頁圖]

高燦興 青年頭像 1971 石膏、大理石 高46cm

[下圖]

高燦興（後排右1）全家福。

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■ 關鍵1945，誕生於美軍大轟炸的 臺北城

1945年5月31日對身在臺北的人民而言，不是一個虛幻的時間刻度。臺灣雖是日本的殖民地，慶幸的是，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它不曾淪為戰場，只是作為日本揮軍南進之路的臺灣，卻慘遭以美軍為首的盟軍狂肆地進行「戰略轟炸」。許多老臺北人對於1945年那場炸彈如雨般落下的「臺北大轟炸」，都認為是驚心動魄、史前無例的災難。

5月31日當天早上十時左右，忽然成群的B-24轟炸機，三架一組，低空輪番轟炸臺北，直到下午一時才揚長而去，短短的三個小時，美軍已完成出動一百一十七架重型轟炸機，落下三千八百枚炸彈的空襲任務，臺北全城在熊熊烈焰中燃燒，市民驚恐地竄逃，消防車、救護車的警鈴聲響徹雲霄。當晚，美國軍機又飛到臺北上空，投下的照明彈，使臺北的黑夜意外光明。當日死亡人數高達三千多人，有數萬人受傷，死傷十分慘重。

高燦興 臺灣 1996 銅
26×90×18m



這場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空襲，首當其衝遭到數枚燒夷彈擊中的是臺灣總督府（今總統府），象徵最高權力的總督府被炸得正門左側崩塌；此外，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（今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）、臺北車站、鐵道大飯店（今新光大樓）、臺灣總督府熱帶醫學研究所（今教育部）、臺灣總督府廳舍（今國家圖書館）、臺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（今立法院）、臺北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、臺灣銀行本店（總行）等諸多官署廳舍不是全毀就是半毀，甚至北一女、成淵中學、建國中學、艋舺龍山寺斷斷續續也慘遭波及。

臺北大浩劫的四十一天後，7月11日，高燦興出生在臺北市重慶南路，前一天美軍還在高雄左營的油庫進行轟炸。高燦興出生在仍遭美軍轟炸、烽火連天的臺灣，距離日本投降的8月15日，尚餘三十五天，是否火已在他身上留下「胎記」，注定他這一世要與「火」舞動一生。

在戰前與戰後邊際點出生的高燦興，排行老三，父親高墀和母親高陳扁。他出生在臺北慘烈的戰末空襲時，由崩毀廢敗，在一堆瓦礫中浴火重生的交鋒時刻，他的人生視境也由戰前滲透到戰後。



高燦興 臺灣海峽 1996
不鏽鋼 52×22×91cm、
62.5×15×20cm、
17×14×9cm
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

儘管戰爭的煙硝已然遠去，接收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，面對滿目瘡痍，百廢待舉的局面，在戰後物力、人力吃緊，嚴重的通貨膨脹之際，仍須一步步勉力走向漫長的重建之路。

代代打鐵，從小在鋼索堆中嬉戲打滾

在物力惟艱的年代成長的小孩，需要的是比物質更豐饒的愛。然而高燦興的母親卻在他五歲那年感染重病，在衛生環境不甚好的年代，只能撒手離去。高燦興幼小的生命遭逢生平第一次變故，時代的苦難由大人承擔，他的痛楚，只能自己默默承受。

我叔公從日據時代就做鐵工，工業上的大型鋼鐵，而我父親從小也跟著去學、去做。國民政府來臺以後，經濟蕭條，那時因為四萬換一元，之前賺的錢都沒用了，我爸爸又開始重新做工，後來開五金行，有一陣子還做得很好，可是後來生意失敗，又去做工，我們也跟著去做。

鋼鐵雕塑家高燦興，從小就在臺北新公園玩耍，在家則玩鋼索，可是早年他從來沒想過鋼鐵與藝術會有連結的一天。一個人一生的志趣，多少與家庭環境，尤其是童年生活環境，有著不可切割的臍帶關係。從祖父起，高燦興家三代（包括後來他的弟弟）都是從事鋼鐵機械製造，且都是人人眼中的匠師級師傅。

小小年紀的高燦興，一放學回家便幫忙父親交



【上圖】
1947年，高燦興（左）三歲時與哥哥合影。

【下圖】
高燦興工作室中各式各樣的焊鐵用具。這些他自幼看著父叔輩使用的生財之器，日後成為他創作的用具。

接貨、整理工廠。他父親所開的五金行，其實是與他叔叔及日本人一起合作的鋼索製造業。「他們把舊鋼索一段一段加工，拼組成更長的鋼索，當時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生意」，高燦興的大哥高義雄回憶著：「我與弟弟兩人感情很好，我們小時候都在玩鋼索。」

■ 喜愛畫畫，勤於向學

只是好景不常，當他父親的生意由盛而衰而敗的時候，他們只得出售位於重慶南路，靠近臺灣銀行的房子，由於當初向日本人購買房子時在過戶上的一些問題，導致價格不菲的房子，只能以極低的價格售出。不得已他們舉家搬往偏遠的三重，一間只有八坪大的房子，那是高燦興小學四年級再度遭逢的大事件。

奇怪的是，從小乖巧的高燦興，自從搬到三重後卻開始學會蹺課。他家已住在三重，但他並沒有轉學，仍在西門國小就讀。一個十歲大的小孩，每天一大早由三重坐車到臺北，再走一大段路，趕到學校時早已遲到，老師不問青紅皂白先賞他一巴掌，再罰他跑操場。「進教室時，大家數學已經算到第三題，我不會，立刻被老師打手心，我從早上被打到下午，這種日子，讓我變得一旦遲到，就不敢進校，直接蹺課。」從一進校門就挨打，如此惡性循環，上學成為高燦興童年的夢魘。豈料從小蹺課的他，一生卻是手不釋卷，勤於向學，近六十歲時還是一名讀研究所的老學生。

從小高燦興就很愛畫畫，家裡的估價單背面，總是被他塗得滿滿的，學校老師還時常把他的圖畫在課堂上貼出來，讓全班同學欣賞、學習。可是每到比賽，老師卻另請別的同學參加，只因高家窮，他繳不起



2004年，高燦興（左）與哥哥合影於作品前。

補習費，白白丟失了機會。誰能料到，小時候失去參賽機會的高燦興，長大後卻頻頻在國際雕塑營與許多外國雕塑家共同競藝。

■ 任教小學，教而後知不足

走過青澀的歲月，高燦興一心只想快快長大，可以幫助家庭扛起重擔。他很爭氣地考上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普通師範科。十九歲一畢業，便在臺北縣新莊的國泰國小任教，高燦興對為人師表的角色充滿期許，許諾自己一定要當個讓學生信任，了解學生心中的苦楚，而不是只會一味體罰學生的老師。

然而觸動高燦興心中的那根弦，一直是他自幼喜歡的繪畫，教了一年書後，他主動向校長請求改教美術。一位普通師範科畢業的老師，越界教美術，對他而言反而是如魚得水，學生們都期盼上他的課，因為他沒有框架，沒有教條。

【左圖】高燦興應徵新莊國泰國小教職的履歷書。

【右圖】1960年，就讀北師一年級的高燦興（左2）與同學。





1963年，於國泰國小任職的高燦興，帶著學生到石門水庫遠足。

他讓學生嘗試用幾根直線、曲線，自行構圖，在線與線交叉形成的塊面，塗上色彩，或是讓學生把漿糊上色，再直接以漿糊塗抹作畫，他們像是玩著一種魔法，每個同學都玩得不亦樂乎，在即興的彩繪中玩出自己的天地。這種充分讓學生發揮想像力的「創造性想像」的因子，似乎為高燦興日後的雕塑發展，埋下更大的表現空間。

高燦興的美術教學，想必助長了他「教」而後知不足的謙虛學習態度，堅定他想在藝術上更上一層樓，再深入進修。他隱約記得他第一次在陽明山國小當實習老師試教時，有一次與擅長水墨的一位林老師一起散步，林老師遠眺群山，忽而遙指對山山腰的一間房屋說那是雕塑家黃靈芝的家。在3月陽明山春暖花開，櫻花紛紛綻放的季節，高燦興初次對雕塑家油然地升起肅然起敬之心，雖然當時他尚分不清雕塑與雕刻有何異同。

高燦興對雕塑好奇的種子一直深埋在心裡，他索性在國小服務滿三年後離職，1966年進入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（簡稱國立藝專），好好琢磨雕塑，非把雕塑的本質探索清楚不可。